

丁国钧致缪荃孙函札五通辑释

马 国 栋

内容摘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丁国钧致缪荃孙函5通,涉及多部重要古籍的编刻、抄存和流转问题,对于了解相关古籍的刻印流传过程以及缪荃孙、丁国钧等人的学术交往,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关键词:缪荃孙 丁国钧 袁克文

丁国钧(?-1919)字秉衡,号秉衡居士。江苏常熟人。室名荷香馆。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早年从师缪荃孙、黄以周等名家,精于校勘。家藏书颇富,曾收藏有宋刻《旧闻证误》,经傅增湘鉴赏后,定为宋活字本。还藏有劳格校正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严元照评点本《鮑埼亭集》等珍稀之本。著有《荷香馆琐言》、《补晋书艺文志》、《晋书校证》、《晋书校文》、《先儒言行录》等。

丁国钧作为缪荃孙的受业门生,与缪荃孙有较多交往,仅《艺风老人日记》的记载,即达240多处,可见二人联系之紧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丁国钧致缪荃孙函5通,涉及多部重要古籍的编刻、抄存和流转问题,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兹予整理公布。

—

夫子大人赐鉴:奉读十九手示,敬悉一切。(十九曾肃一稟,计必达览)索阅《何东洲日记》^①,邮寄恐或遗失,月底月初有妥人来申,当托其遣仆亲

^①《何东洲日记》,或称《蠅叟日记》,即何绍基日记。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蠅叟。

赍呈上,请夫子收到后即寄数行,以免悬盼。(东洲在荷屋中丞^①处数日,记中多及书画,余未记及,若采刻,未知能与吴日记并驾否也)东洲文有抄本,曾在翁松禅^②案头见之,惜未借抄借阅。今锦之^③在津门未归,其书存佚,亦无从探悉。来函详示盛、王两家^④藏书之流转散佚,多资掌故,闻所未闻。《儒学警悟》不审已购到否,便中示知,尤叩。张芙川^⑤书得之张金吾^⑥(两人同姓不宗)(金吾借芙川钱不能偿,书遂为芙川逼取),并无书目,其书未久即归于郁。间有存者,宋刊梵筌本《一切经音义》(缺一卷),《六臣注文选》(抄配)尚在伊族人处,初不重视,受业郑重借阅,始知宝贵,今遂不肯示人,殊可哂也。肃此,复请道绥。受业丁钩叩上。

吾邑道咸间藏书家张海鹏^⑦住大步道巷,宅后归季氏;张金吾住西仓桥堍,宅后归何氏,今又归张氏(又别一族);陈子準^⑧住九万圩,宅后归庞氏;张芙川住东子游巷,宅后归顾氏。子孙无一能自振者,惟瞿氏稍后出,今尚保守无恙。

据下函,缪荃孙已在壬子(1912)十二月初六日得到吕澂钰从常熟带到的《何东洲日记》,本函又云“邮寄恐或遗失,月底月初有妥人来申,当托其遣仆亲赍呈上”,则“月底”应指壬子十一月月底,“月初”则指壬子十二月初,写信时当是壬子十一月中某一天。

函中所及盛昱、王懿荣两家藏书的流散,张蓉镜逼取张金吾藏书,以及张海鹏、张金吾、陈揆、张蓉镜等常熟藏书家宅院衰替易主命运等,都是近代藏书史上较有影响的事件。特别是盛昱意园和王懿荣天壤阁,分别以皮藏宋元刻

①荷屋中丞,指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一字殿垣,号荷屋、可庵,晚号石云山人,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编修官擢御史。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坐事降为福建布政使。善于金石、书画鉴藏,且工书善画,精于诗词。著有《历代名人年谱》、《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帖》、《辛丑销夏记》、《帖镜》、《石云山人文集》、《绿伽楠馆录》、《吾学录》等。

②翁松禅,指翁同龢。

③锦之,未详。据上下文,似指翁氏家族某人或与翁家有关系者。

④盛、王两家:疑指盛昱、王懿荣。

⑤张芙川,指张蓉镜(1802-?),清藏书家。字芙川,一字伯元。小名长恩,江苏常熟人。

⑥张金吾(1787-1829),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刻书家。字慎旃,号月霄。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张仁济孙,张光基子,张海鹏侄。父母早逝,由叔父张海鹏抚养成人。少学古诗文,及长,读书于“照旷阁”,校《太平御览》、《学津讨原》诸书。嘉庆十四年(1809)补博士弟子员,不久弃去,致力于藏书。

⑦张海鹏(1755-1816),清著名刻书家、藏书家。字若云,一字子瑜。江苏常熟人。乾隆四十年(1775)补博士弟子员,后三试不中,遂绝意名禄。笃志于坟典。搜集金元两代遗集,较为全面,藏书楼有“借月山房”,刻书处为“传望楼”,江南名藏书家钱曾、毛晋的藏书散出后,多为其收藏。

⑧陈揆(1780-1825),字子準,清代著名藏书家。江苏常熟人。

本和稿本而闻名,但在他们离世后,又都纷纷流转、散出,呈现出一派萧落之象。

二

夫子大人函丈:顷读初七谕言,知《媛叟日记》已由吕君呈上,受业尚有稟函,则吕君于途次失去矣(吕亦有函来告知)。良士金钱运动议员,所费不资,终归失败,曾孟朴^①得之,然亦费数千金(吾乡议员无一不由金钱运动而来)。闻人言,善馀初亦热中,惟不肯化多金,遂尔无效,热肠变冷,未知然否。议员如此,民国前途尚有何望。虞邑现象甚安静,避地申江者,十九返里,较之秣陵,此地足称乐土。但四乡则抢劫迭起,仍不可居,城中屋因之愈贵。吾师道履日健,明春来游,不胜忭企,惟求早日践约。前庞劬^②老言,子培^③先生欲来虞观书,尚须俟游侣同来,未知即预约函丈否。宋本《一切经音义》,阔簾黄纸所印,即庄氏所刊行之祖本,洪北江^④诸先生校笺尚存,亦一名迹。闻翁松禅虽许以百金相易,未果,夫子有意,容俟便谋之(书主乡居,不常至城)。其家颇温饱,似非贱值能动,如欲松禅所许之数,夫子愿得否?便中尚求示知。《媛叟日记》即存师处,明春杖履来游,请带下再领。审言前月中旬来槭,定下旬赴申,今乃知尚未成行。渠前邮赠律句有“途穷犹为子孙谋”句,此老烦恼自取,然亦绝可怜矣。受业近日抱定“得过且过”四字,反觉心境宽然,退一步想,真处世妙诀也。世妹出阁明春定在何日,尚求后函谕知。吾乡近日颇有喜购书、究旧学者,受业极力鼓动之,将来藏书一派,或尚可望一线之延。率及之,夫子想亦乐闻也。专此,肃复,敬叩道安。受业丁钧叩稟。初九。

据《艺风老人日记》壬子(1912)十二月初六日记“吕溉钰自常熟来,借到《媛叟日记》”^⑤,则本函当作于壬子十二月初九日。

①曾朴(1872-1935),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曾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

②庞鸿书,字劬庵,号郾亭,常熟人。清代刑部尚书庞钟璐次子。光绪庚辰(1880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在当翰林的十年中,与其兄庞鸣文,留心时务,对于兵刑、盐漕、河渠诸书,无不考究。后迭署天津道按察使,升湖南按察使,晋布政使,授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贵州巡抚。1911年5月(辛亥四月),因病免职,68岁卒。

③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巽斋,别号乙盦,晚号寐叟,晚称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又自号逊斋居士、癯禅、寐翁、姚埭老民、乙龛、余斋、轩、持卿、乙、李乡农、城西睡庵老人、乙僧、乙歹、睡翁、东轩支离叟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④洪北江,指洪亮吉(1746-1809),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歙县。乾隆五十五年科举榜眼,授编修。嘉庆四年,上书军机大臣言事,极论时弊,免死,戍伊犁。次年诏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释还。居家十年而卒。文工骈体,与孔广森并肩,学术长于舆地。

⑤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三),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230页。

函中所及宋本《一切经音义》，应指苏州陈湖延圣院刊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至元武宗至大二年的宋碛砂藏本，乾隆五十一年（1786）庄炘据西安大兴善寺明南藏本予以重雕。缪荃孙《艺风藏书记》曾记其藏有庄氏刻本，并云：“金坛段若膺先生以宋本校订，用朱笔，间有墨笔，则高邮王怀祖先生校语也。”^①丁国钧函中称其所见之本上有洪亮吉等人校笺，则不知所指何本。

三

夫子大人函丈：前月下旬，古里送到抄出之《宋大诏令》全部，闻人言杖履久已入都，迟未交邮。昨得子彬^②兄书，知午节后函丈即当南还，无任忭喜。兹特将《宋诏令》交信局寄呈（因民局不妥，已交邮局挂号），计订册二本（分二包），钞价、纸价、装订共洋一百十六元（代给送书力洋一元在外），瞿来账一纸附呈，均求察收。此书抄值前付过五十元（净少六十七元），受业处前存书价廿八元（两次共购《云自在龕》一部（十元），《藕香零拾》二部（部三元），石影各碑一份（一元），共廿八元，除预付吴印臣^③抄书洋十八元外，尚余洋十元，请再付洋五十七元，以便清账。至印臣所抄该洋若干，俟抄毕总算，再行奉闻。芝孙^④舍弟全家现居租界新重庆路咸益里七百一号，吾师如寄抄值，望即径寄彼处最为便妥。芝孙或不在，可交其夫人收也。《太宗实录》已抄好，兰士因赵氏控偷书之人追究方急，故匿之，须俟案结方敢出书，只好静以待之。时局如此，乱未有艾，恐终入外人手，何处求干净土耶。吾师近日行藏如何，尚求赐示一二。专此，敬叩道安。受业丁国钧叩上。初四午

再，吾师如寄洋票，此间外国钞票通行，中国银行钞票有上海字样者亦用，余则不流通矣。三月中，吾乡亦思效尤，澄江执事杨君枪毙从犯一人，余五六人逃在申江，至今不敢归，人皆归功杨君，而论者尚诋杨执事不遗余力，真别具肺肠也。

据《艺风老人日记》，丙辰（1916）四月五日午刻，缪荃孙“入都”^⑤，端节“定

①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目录”（一），第19页。

②子彬，即缪僧保，缪荃孙第三子。

③吴昌绶（约1867-？），近代藏书家、金石学家、刻书家。字伯宛，一字印臣。号甘邈，晚号松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吴焯后裔。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官内阁中书。进入民国后，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秘书。三十三年（1907）前后，散走于津沽之间，搜罗遗籍古文，与藏书家章钰交谊极深。以藏书、刻书著称。藏书处曰“双照楼”，藏宋本《东京梦华录》、抄本陈梦雷《松鹤堂诗集》、手定稿《龚自珍文集》等宋刻本、精抄本几十种，均称佳本。

④丁祖荫（1871-1930），原名祖德，字芝孙，一作之孙，号初我，初园居士，又号一行。江苏常熟人。少年就读江阴南菁书院，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庠生。中国近代知名官吏、学者、藏书家、文学家。

⑤《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439页。

计即日出京。行李交王升,附船行……上洋浦,章式之送行”^①。与本函所言“闻人言杖履久已入都,迟未交邮。昨得子彬兄书,知午节后函丈即当南还”正相合,故知本函当写于丙辰年五月初。

关于结算《宋大诏令》钞资之事,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亦有相关记载,其丙辰(1916)五月九日记:“启铭送《宋大诏令》钞资六十九元来。”十日又记:“送五十九元与丁芝荪,附秉衡信。”^②与函中所云请缪荃孙径寄《宋大诏令》钞资与其舍弟丁芝荪相合。缪荃孙一生留心抄存古籍,其家人、佣人及门生、故旧都曾襄与其事,作为学生,丁国钧不但自己大量参与此事,还动员其弟丁芝荪加入。当然,缪荃孙也要为此事支付相应的酬资,《艺风老人日记》每年的出入结算中,有许多账目即涉及钞资问题。

四

夫子大人函丈:前奉复谕,并开示购售各书画,知夫子道体日健,惟时曹君直^③来虞相与,忭慰无既。良士^④初十曾有书来,言所抄略有少许,须后日抄就,再行如约办理云云。而人已乘煤油船(渠自购置)赴苏矣,直至二十六始得面谭,知积公之所托者,抄存《刘涓子鬼遗方》一种,尚在画格未竟。至前允抄呈各书,久已辍笔,惟《五百家播芳大全书》抄出十之八,容易续抄,惟虑重复,未必要受业劝其从速抄竣,函丈必愿备价收受并为觅一抄胥,大约今冬可抄出寄上领价也。其余各种,俟其将抄存之稿理出,再与熟商,陆续接抄,当可如愿。受业廿七下乡扫墓,兼为亡兄觅地营葬(现地已觅得),匆匆未将情形复呈。昨晚回城,又得谕言并积公与瞿函,良母舅近多与政界往来,昨都督又委任销售国债票,颇有“匆匆不暇唱渭城”之意。师函极夸杨舅氏足以鼓动其兴,因并同徐函寄之,看其回函何如说法,再行稟闻。受业本定九月中作苏申之游,因审言^⑤来札坚约同行,为所牵止,乃两次函促,竟无回音,终为真化讼事缠住(前八月来札言及)。受业决意独来苏申,惟天气日寒,时有俗事,行期尚未预定。如《播

①《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444页。

②《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444页。

③曹元忠(1865-1923),晚清藏书家、校勘学家。字夔一,一作揆一,号君直,晚号凌波居士,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官翰林学士,充值内阁。光绪末年玉牒官校勘官,校阅内阁大库书籍,旋任学部图书馆纂修、礼学馆纂修。民国后为清遗老。工诗词,亦富藏书。

④良士,指瞿启甲(1873-1940),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民国著名藏书家。江苏常熟人。清代著名藏书楼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

⑤审言,指李详(1858-1931),字审言,晚号辉叟,江苏兴化人。工诗文考证,著作丰富,著有《陶斋藏石记释文》、《枫园艺友录》。

芳大全集》抄毕，当自带呈也。虞山不产术，李玉舟^①近患脾洩（近日浮肿至大腿上，医者谓恐难过冬），同人遍为觅野术，竟不可得，大约此物可遇不可求矣。窃谓每晨以开水冲服鸡子清二三个，极滋补，受业服之颇有效，未知函丈能吃否，似可试之，血肉之品较胜草木之物也。徐印士^②《金史》须四五百元方售，闻其缺卷，渠一时茫然，君直此来即住徐处，嘱（渠与优贡同年）与熟商，亦无眉目也。君直来此数日，因旧债牵涉，被控失败，匆匆返棹，闻至少须三百元方了此事，原因复杂，非君直一人之过，惟三百元一时何处可弄到耶？前蒙师次第赐《藕香零拾》廿四种，未知以外尚有一种，兹将受业所有者另单开明如许，将缺者后日刷印颁赐，俾成全璧，不胜衔结。赵次侯^③丈所藏《宋太宗实录》，其孙熙年屡言尚存，然屡许出示，到今未能践约。赵穆士^④在家未见面，君闾^⑤近日欲来申，知欲到师处，未知已见否？专此肃复，敬叩道安。受业丁钧叩稟。九月卅日夜。

《艺风老人日记》“壬子日记”（1912）四月廿九日“致汪子渊一束，取《藕香零拾》封面”^⑥，“癸丑日记”（1913）九月廿一日则记：“诣恽季申谈，送《藕香零拾》一部。”^⑦可见截止壬子四月廿九日，《藕香零拾》尚在印制中，癸丑九月廿一日则已经刊竣，并开始分送朋好，据此可以基本确定本函写于癸丑年九月卅日。本函所言《刘涓子鬼遗方》一书，是可以代表南北朝时期外科医学最高水平的中医名著，又称《神仙遗论》、《痼疽方》。《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今存最早版本即国家图书馆藏宋刻五卷本，就是本信函提及的委托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抄誉的本子。函中所言另一书《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又名《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是由南宋魏齐贤、叶棻编纂的宋人总集，分33类文体编录宋代之文，一百五十卷，网罗极富，保存了大量宋代的文献资料，对于宋代文献的辑佚、校勘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便是由丁国钧联系瞿启甲安排抄

①李玉舟，又名李玉洲，生卒、里籍不详，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中称其为“玉洲同年”（《缪荃孙全集·日记（一）》，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83页），则当与缪荃孙同年中举或进士，即同治六年（1867）中举，或者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第。又据《艺风老人日记》，其与缪荃孙多有来往。

②徐念慈（1875-1908）原名蒸义，字念慈，以字行；后又改字彦士，别号觉我、东海觉我、晚清诸生。著名翻译家。江苏常熟人。著有《新法螺先生谭》。

③赵宗建（1824-1900），字次侯，号非昔居士，江苏常熟人。藏书家，珍藏大量宋元珍籍、名人日记、信札等。

④赵穆士，即赵彦，字穆士，里籍及生卒不详。从函中文意，似与赵宗建同属一族。据《艺风堂日记》，其与缪荃孙等多有交往。

⑤君闾，指赵宽（1863-1939），字君闾，号止扉、传侯。光绪三十二年（1893年）诸生，由江苏学政瞿鸿禨保荐经济特科，旋以知县分发浙江。历任嵊县及富阳知县。后任江西巡抚李兴锐、两江总督端方幕僚。曾随冯煦纂辑《江苏通志稿》。

⑥《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197页。

⑦《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279页。

写,信函中提到,虽然已“抄出十之八”,但是卷帙浩繁,如果想年内抄竣,还希望缪荃孙补充资金“觅一抄胥”。

五

夫子大人函丈:二十赐函,越日即到,纪玉^①诸人适在舍,颇惜此书散出,沈君知之,即托介召人来力劝让伊,如五十元找价不满意,愿再增价,立即兑现(纪玉言沈兄至五百元)云云,受业以既与函丈有成约,贪重值而侈食言,何以对吾师,已婉词谢绝矣。现定月底借款赎出,请人影抄一份,然后将宋刻归函丈。至携款取书,请稍展期,俟影抄毕,当再稟知来取不迟。洋银不便携带,此间中国银行钞票有上海字样者,皆通行,外国如汇丰、正金亦用也。袁氏^②购吾师宋刻十六种,罗四函,言二万数千元,果否?《寒氏联珠》想尚宝存,“皇二子印章”二字加小小归之成亲皇,闻之拊掌,笔记中雅材也。士礼居题跋收回自刻,必可观成,闻之甚喜。吾师近刻成之《复社纪略》,如有红样本多,可否赐一分。《太宗实录》许出月检付(赵氏追书讼尚未了),届时当再催之,或可如约也。专此,复叩道安。受业丁钧叩稟。廿三。

闻沅叔^③先生已在申,不及再函,师交书时,求为道念,又叩。

杨洪升《缪荃孙研究》据《艺风老人日记》,考知丁国钧所藏宋本《旧闻证误》,经缪荃孙介绍而售与袁克文,并且时间即在民国丙辰年(1916)十月间^④。丁国钧致函缪荃孙,一方面称有人愿加价购求已经答应缪荃孙之某书,但既与缪荃孙有成约则不能贪值而食言,另一方面又提到袁克文购买缪荃孙宋刻十六种,其已答应缪荃孙之书应该就是《旧闻证误》。然函中又云“现定月底借款赎出,请人影抄一份,然后将宋刻归函丈”,此时到最后将书彻底交给对方应该有一定的间隔。缪荃孙丙辰八月二十五日同时记“接丁秉衡信”,“袁氏忽著人来取书”^⑤,与本函的时间非常接近,因此,大致推断该函大约写于丙辰八月廿三日。

【作者简介】马国栋,男,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先秦两汉文学。

①纪玉,即王季玉,字兆麟。生卒、里籍不详。据有关资料,曾任常熟图书馆馆长,编有《常熟县立图书续增旧书目录》。据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其与缪荃孙多有来往。

②袁氏,指袁世凯二子袁克文。

③沅叔,指傅增湘。

④杨洪升:《缪荃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页。

⑤《缪荃孙全集》“日记”(三),第460页。